弄吃头

○周宏伟

人老喜忆旧,忽然想起“弄吃头”,这是记忆中少儿时最热闹的场景。我的少儿时正好处于公社化时代,那时虽然工人做工、农民务农,但农民是在生产队集体劳动。“弄吃头”的故事与习俗,便发生在生产队。如今想来,“弄吃头”大约是腊祭节的遗存。

过去人们认为,一年能家宅平安、人丁兴旺,全靠神仙和祖宗保佑,所以要献祭。过年前正好农闲,杀猪宰羊,借着祭祀之名,大家弄点吃吃。《诗经·豳风》说:“朋酒斯飨,曰杀羔羊,跻彼公堂,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。”美酒佳肴,载歌载舞。《礼记·杂记下》记载,子贡回答孔子说,这天“一国之人皆若狂”,所以腊祭节也是狂欢节,时间在腊月十二日前后几天。

生产队劳动是计算工分的,但“弄吃头”是大家劳动大家吃,就不计工分了。不仅如此,各家还愿意把自留地上的果蔬拿出来分享。大家热热闹闹,欢聚一堂。城里人聚餐要掏腰包,我们乡下人“弄吃头”,除了调料是买的,基本不用开销。

记忆中天还没亮,大人们就忙开了。邻居王叔带着几个壮劳力,扛着渔网往运河边走去。“今儿个可得逮几条大鱼,给大伙儿添个菜!”他一边走一边说。男人们分工合作,有的破冰,有的撒网。渔网入水哗啦啦,惊得芦苇丛中野鸭扑棱棱起飞。

女人们也没闲着。村头李婶带着几个媳妇,在自留地里挖萝卜。“这萝卜水灵得很,待会儿红烧,撒把大蒜叶,保管打巴掌不肯放。”她一边挖一边说。张嫂则在自家菜地里拔白菜,准备做一锅猪肉炖白菜:“这白菜是我秋天种的,今年这品种不错,看,多大、多结实!”她得意地说。

生产队仓库前的临时灶台边,则是几个手脚最麻利的女人。她们忙着用大铁锅熬骨头汤,另一口锅里煮着米饭,米香四溢。男人们个个精神抖擞地归来,王叔把竹篓往地上一放。女人们围上来,见鱼已经开膛破肚洗净,便七手八脚地捞取。鱼儿下锅的嗞嗞声,伴着男人们的说笑声,让寒风中的场面格外热闹。

角落里,几个女人在剥冬笋,准备炒腊肉。“老张,你这腊肉切得真薄!”李叔看着张大哥熟练地切腊肉,打趣道。“那是,咱这可是祖传的手艺!”张大哥一边说,一边麻利地把腊肉切成薄片。女人们在旁边择菜,时不时插句话,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

我们小孩子更是乐疯了。大人们难得这么快乐。平时劳动忙进忙出,有时见我们碍事,还虎着脸呵斥几句。现在,锅灶热气腾腾,场面热热闹闹,让我们心里欢乐得直冒泡。大家在大人腿边钻来钻去,眼巴巴地望着锅里的吃食。“去去去,别在这儿碍事!”王婶假装生气地赶我们,却偷偷给我们每人塞一块刚煮好的鱼。我们欢呼着跑开,在寒风中你追我赶,红通通的小手不再觉得冷。

饭菜上桌,男人们围坐在一起,女人们站在旁边添饭加菜。“这鱼真鲜!”“腊肉炒笋够味!”赞叹声此起彼伏。有人喝多了老酒,说话声音越来越大,甚至为了一点小事争得面红耳赤。可到了第二天早上,这些争执就像晨露一样,在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们小孩蹲在自家大人的桌旁,捧着碗吃得津津有味。“慢点吃,别噎着!”李婶一边给我们添菜,一边叮嘱道。虽然不能上桌,但能吃到这样的美味,我们已经心满意足。

夜幕降临,寒风依旧。但生产队的大院里,却暖意融融。整整一天的“弄吃头”,不仅让人酒足饭饱,还是一年总结会和来年讨论会。而我们,则在展望哪一年能坐上”弄吃头“的饭桌,正儿八经自己搛菜吃肉,不用父母再往我们小碗里塞菜塞肉。

“弄吃头”,随着公社化体制的解体和改革开放,已经渐行渐远。现在的孩子们,更不知”弄吃头“为何物。但我们那时,因物质条件差,想要放开肚子吃吃吃,只有期待“弄吃头”。

父亲的摩托车

○王小强

父亲的摩托车,永远是我心中热烈的乐章,奏响着父爱的深沉与伟大。它让我明白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无论我们相距多么遥远,父爱的力量永远不会消逝,它将永远陪伴着我,激励我奋勇前行。

父亲的摩托车是一辆老旧的红色摩托车,车身带着些许年代感,油漆在岁月磨砺下已显斑驳,车身却依然坚固耐用。车头灯虽然不算明亮,但足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路。车把被父亲的双手无数次握紧,早已留下岁月的沧桑。油箱上几处小小的凹陷,仿佛是它历经风雨的勋章。在我的记忆深处,父亲的摩托车如同一首激昂的交响曲,奏响了我成长的旋律。

父亲总喜欢把摩托车擦得干净锃亮、一尘不染,让人看着赏心悦目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轻轻拂过大地,父亲的摩托车便准时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,宛如一首澎湃有力的出行序曲。父亲穿着略显陈旧的蓝色中山装,头戴头盔,熟练地跨上摩托车。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坚毅,仿佛一位出征的勇士。那时的我还小,常常坐在后座上,喜欢用双手紧紧搂住父亲的腰,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暖和力量。那一刻,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

记得有一天放学后,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。我站在学校门口,望着茫茫雨幕,心中不禁有些焦急。就在这时,父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他穿着雨衣,骑着摩托车,眼神里充满关切。父亲停稳车,我连忙跳上后座,穿上雨衣。父亲递给我一个头盔,我们便一起驶入雨中。雨水打在头盔上,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,仿佛是充满激情的乐声。那时的道路没有现在好走,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。父亲努力保持摩托车的平衡,在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,最终把我安全地带回了家。父亲的身影在雨中显得更加伟岸,他为我撑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。

多少次,父亲骑着摩托车,带着我在乡间小路上飞驰,春风拂面,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香气沁人心脾,令人心旷神怡。夏日路边的田野里,金黄色麦浪随风起伏,仿佛在向我们招手致意。父亲的摩托车像一条灵活的鱼儿,在这金色的海洋中穿梭,留下欢乐的音符。坐在摩托车上,我喜欢闭上眼睛感受大自然的美好;耳边,风声与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,如同一首奔腾激昂的歌曲,让人感到生活的惬意,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憧憬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父亲的摩托车也逐渐老去。它的引擎不再那么有力,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。但是,每当我看到那辆摩托车,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。它见证了父亲的辛勤付出和对我的深切爱护,也承载了我成长中的欢乐与回忆。

如今,我已参加工作,远离家乡。而父亲的那辆摩托车,也早已停放在老家房子的一角,被岁月尘封,早已不再使用。但是,每当我想起父亲骑着摩托车,带着我在乡间小路上穿梭的情景,我的心中就会充满温暖和感动。那辆红色的摩托车,是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,是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精神力量。

父亲的摩托车,永远是我心中热烈的乐章,奏响着父爱的深沉与伟大。它让我明白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无论我们相距多么遥远,父爱的力量永远不会消逝,它将永远陪伴着我,激励我奋勇前行。

诗 歌 苑

小雪来了,小雪还没来(外一首)

○ 李立屏

前世究竟是什么,我不记得了
但小雪轮回,还是小雪
是的,有些既美好又可爱的事物
包括它的名字
重生也不会改变

一年即将用尽,剩下的爱
我准备都要给了它
可,小雪来了
小雪还没来

轻奢

现在,月亮给出的光
是免费的
而小雪,正一点点耗去我的银子
山峦越高耸,山谷越幽深
越空虚

我喜欢这样的世界
白,是极简,也是轻奢

小雪

○ 任聪颖

那么多名字叫小雪的女孩
那么多爱笑的女孩
没有开出花朵
也没有长出冰冷细长的刺

你看,法桐的叶子都还没有落尽
土地留不住一场小雪的温情
手掌上的一点点温度
就得到一个
飞蛾扑火般粉身碎骨的奔赴

一个不成熟的冬天不能拥有
一场雪
一个冷到骨子里的男人
不配得到一个小雪般的女人

广 告

欢迎订阅 2027年 文化藝術報

《文化艺术报》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、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,是西北地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,创刊于1958年1月1日,主要面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、热爱并关注文艺现象及发展的读者。报纸始终倾力传播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优秀文化,开设的主要栏目及周刊包括要闻、资讯、人物、文博、考古、新教育周刊、美术周刊、龙首文苑、悦读空间、非遗传承、书法艺术、影视热评等。

全年定价:418元





扫码订报

订阅1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9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26寸旅行箱

订阅2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16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30寸旅行箱

注:赠送行李箱活动,以同一订单回执上的份数或同一发票上的份数为准。

邮发代号:51-20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61-0032
地址: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
邮箱:whysbbjb@126.com
邮编:710061

征订热线
029-89820013